

陳敏峰（右）的團隊分工合作，可完成數人合抱的木雕大佛。（攝影／林枝旺）



店。我若不轉型，只有死路一條。」台灣凡事一窩蜂，大陸工資便宜就往大陸跑，三義木雕的名氣打響了，到那裡開個店成了理所當然的思考，觸角敏銳的陳敏峰卻

一個月就可賺三、四千塊，而當時老師的薪水不過六百元，陳敏峰說許多學木雕的年輕人因少年得志，錢留不住，總認為今天花光，明天再刻再賺就有了。「而好年代過去了，時機不再，如今若要轉業，誰肯花錢請呢？」

團隊合作根留通霄

提到木雕，三義的聲名總是比通霄響亮。事實上現在三義許多木雕師傅都是從通霄過去的。「通霄做木雕的幾乎都跑光了，有些轉到大陸，有些轉到三義去開

因緣際會，晚上九點多來到「荒木藝術中心」拜訪。為什麼叫「荒木」？陳敏峰笑稱，「這是乞丐發大願。全世界的木頭如果都刻完了，就不刻了。人要發大願，不然無法成大業。願既然發了，就要走下去。」豪氣或許贏不過時間，卻絕對可以和命運一搏。四十年來，陳敏峰和老師傅們就這麼一件一件刻著，幾十年前就在這裡，幾十年後希望也還在這裡。因為他說：「死也要死在通

無情荒木有情天

專訪通霄木雕藝術家陳敏峰

在純樸的小鎮，「荒木」卻像是一個閃閃的發光體，無盡的樹木，在此雕刻成信仰，昇華成藝術。陳敏峰和老師傅們會一直在這裡，直到無木可雕。

文／陳紫矚 圖片提供／荒木藝術中心



霄！」不管分支設在哪裡，根一定留在通霄。乞丐發大願

小時候陳敏峰看著父親畫看板，耳濡目染特別會畫畫、做壁報，初中三年學藝股長都是他，畢業後導師一直鼓勵他讀復興商工，當年全省高職只有該校有美工科，且是第一屆招生，但鄉下小孩沒離開過家，一想要出遠門到台北讀書，嚇都嚇死了。

父親想介紹他到一個在新竹畫國畫的朋友那學工筆畫，他是不敢，後來便留在通霄拜師學木雕。

民國五十幾年，通霄雕刻正蓬勃發展，國小畢業的學一年半

取名「荒木」，陳敏峰稱是乞丐發大願，全世界的木頭如果都刻完了，就不刻了。人要發大願，不然無法成大業。願既然發了，就要走下去。

反其道而行，「師傅都是十四、五歲就跟著我，如果我一賺到錢就跑了，他們要怎麼辦？」終究是個重情義的人，他繼續留下來。

講團隊合作是陳敏峰的生存之道。成立荒木為了要讓理想永續，實實在在在地生存是相對重要的課題。陳敏峰不只耕耘荒木，二十多年前他也曾試圖要凝聚力量，希望將通霄的雕刻者組織起來，設置園區，傳承通霄的木雕文化。可惜未成功。「有人批評我是共產主義，我答說乞丐要合群，組成丐幫才有力。光有人才，沒有資金，很難辦事。組成團體，才可能向政府申請經費，但有些人一看無利可圖，就興趣缺缺。」各彈各的調，達不成共識，陳敏峰也只有守住荒木，走自己的路。

國際知名的雕刻大師朱銘就是通霄人，在陳敏峰的眼中，朱銘之所以成功，正因為他找到並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。朱銘除了原本傳統文化的雕刻之外，成名之後的他只專注於兩大系列的開創——「人間」與「太極」。陳敏峰說，「朱銘最厲害的地方，就是把個人作品特色型塑起來，做一輩子，也就是『堅持』。我堅持在通霄，盡我一份力量，到現在儘管只是短短的四十年，應該也會有四十年以上的累積。」

堅持走自己的路

陳敏峰選擇佛像藝術雕刻，或許是與佛的特別

因緣，如今佛光山、慈濟、中台禪寺及日本等國外佛寺都珍藏了他的作品。

陳敏峰認為在世界宗教中，佛教是最能融合地方文化特色。佛教雖發源印度，但傳至西藏、泰國、韓國、日本、中國後都各有風貌，影響所及的佛教藝術也是如此。所以日本有日本味道的佛像，而台灣也有台灣歡喜的菩薩。

陳敏峰回憶荒木剛開始為日本寺院雕佛像，他們看中台灣的工資便宜。由於日本佛教對於佛像的造型比例有嚴格規定，他們拿著圖來要求你照著做，「一邊買，一邊教」是日本師父與荒木合作的模式。

陳敏峰看到台灣的佛寺缺乏整體性，也為求荒木的路更寬廣，於是陳敏峰又開始新的嘗試。佛寺的裝潢設計施工，佔荒木業績的百分之八十。「西洋的天主教、基督教的教堂，外觀與內部都是相輔相成的，但台灣人喜用水泥，撐個三十年大概就風化了，若保護得當，尚可維持個一百年，再久很可能就變成危險建築物。反觀日本的佛寺多採複合材料，有木材、有瓦片、有石頭。瓦破補瓦，木朽換木，所以能長期保留原來建築的造型，歷久彌堅。」

開創者的人生

陳敏峰到越南探察市場，看到某縣裡約有兩千多人都擅長鑄金銀銅，然有能力把他們的純手工成品整合銷

售的人卻寥寥無幾。他認為儘管傳統產業無法比得上電子科技業，但如何讓從事的人得以靠此生活，卻是一種責任。而這個責任必須靠能力與創造力共同擔起。日本的武士刀早已失去實用價值，然而日本人卻將它轉成家裡的裝飾，新加坡人把腳上穿的木屐，繪上圖案成了牆壁的擺飾，都是物質不變而價值轉換的實例。

問起他的抱負，他直接而肯定：「我不能太早死，一定要活久一點兒！對通霄還有很多事要做，我的理想是將雕刻與傳統產業留在通霄。一方面把創作的流程教給下一代，另一方面讓大家要到通霄才看得到這些文化藝術。」他認為在一個觀光區不能只有運作短暫的文化活動，必須要肩負教育性，如此不但從事的人可以維持生計，對下一代也才有交代。

自許要過「開創者的人生」，從年輕到老都沒有改變。陳敏峰說心和小孩一樣，永遠在想「我要做什麼」，絕對會長命百歲。「不管如何，往未來看，人要有這樣的鬥志！」

採訪完，近午夜，倒真符合通霄的諧音「通宵」，外面街道的店家早已打烊，在純樸的小鎮，「荒木」卻像是一個閃閃的發光體，無盡的樹木，在此雕刻成信仰，昇華成藝術。陳敏峰和老師傅們會一直在這裡，直到荒木。

源